

唐國史補卷之中

唐國史補卷之中

唐國史補卷之中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一郡一鎮有兵必姑
息之唯渾令公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必不疑
我也

郭汾陽再收長安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勲業福
履人臣第一韋太尉臯鎮西川亦二十年降土
蕃九節度擒論莽熱以獻大招附西南夷任太
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唐國史補

卷之中

汲古閣

韋太尉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
熟綵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又各給
錢一萬死塋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
來者將迎之極其聚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寢
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劉闢之亂
天下譏之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
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荅曰王言不可

存于私室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爲優劣

穆氏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凡固也

許孟容爲給事中官者有以台座誘之者拒而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二

汲古閣

絕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縑令作寒服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物議囂騰後坐貢院任情責及前事乃貶信州刺史

閻案爲吉州刺史表請入道賜名遺榮隸桃源觀朝端盛賦詩以贈之戎昱詩云廬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壇

國子司業韋聿皐之兄也中朝以爲戲弄嘗有人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
年矣

權相爲舍人以聞望自處嘗語同僚曰未嘗以
科第爲資鄭雲達戲曰更有一人遽問誰荅曰
韋聿者也滿座絕倒

鄭雲達與王彥伯隣居嘗有客來求醫誤造雲
達門雲達知之延入與診候曰熱風頗甚客又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三

汲古閣

請藥方雲達曰某是給事中若覓國醫王彥伯
東鄰是也客驚走而出自是京城有乖宜者皆
曰熱風或云卽劉俛也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
需宅白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需曰旣
是同房便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竝在座焉儒
亮食畢徐出需細審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
亮歲餘不敢出京師自是呼爲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
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
令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
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甕偶人號
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
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
翁與顏魯公厚善及玄真子張志和爲友羽少
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曰在 he 處聞禪師去世哭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四

汲古閣

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
黃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算入臺千羨萬
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貞元末卒
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爲
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張建封美其才引以爲客隨建封
行營夜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
藏之明日置宴其監軍使曰某與尚書約彼此

不得相違建封曰諾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復曰某有請監軍曰唯却請崔膺合座皆笑然後得免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抑揚曰大理評事劉圓沆甚竒之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亂得國工康崑崙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內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五

汲古閣

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踊貴圖畫爲人持錢一千買米一斗以懸于市場子留後徐粲杖殺之

德宗非時召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畢或問曰何速吏對曰兩市曰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

劉雍拔涿州兵數千歸朝法令齊整雞犬無遺受行秦州刺史理普潤軍中不置更漏不設音

樂士卒疾者策杖問之死者哭之時人疑其奸
雄後拜節度而卒

李惠登自軍校授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唯識
惠字不識登字爲理清儉不求人知兵革之後
闔境大化近代循吏無如惠登者

國子監諸館生洿雜無良陽城爲司業以道德
訓喻有遺親三年者勉之歸覲由是生徒稍變
自天寶五年置廣文館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六

汲古閣

積主者或盜用之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稅蕭祐居喪輸不及期
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
謝狀嘗秉筆者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
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聞居喪禮
屈指以待及釋服明日以處士拜拾遺祐雖工
文章善書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饑後至當飲觥酒軍

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
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
泣後景略因爲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
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爲軍使後至易定節度
使時人呼爲呬醋節帥
熊執易爲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登慘
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下不足以獨當
也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七

汲古閣

德宗晚年絕嗜慾尤工詩句臣下莫可及每御
製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兩頭置
標號曰排公以中不中爲勝負也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
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爲准救惡詩

馬司徒之子暘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
進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樹暢懼
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盡拆入內也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
奏論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
言于上至滋水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緘遺
表于囊中

于司空頔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閹薛尚衍監
其軍尚衍至頔用數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
日請出遊及算而歸帝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
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綾綵尚衍領之而已亦
唐國史補

卷之中

汲古閣

不形言頔歎曰是何祥也

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
空頔爲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爲
襄樣節度

史侔權鹽于解縣初變權法以中朝廷有外甥
十餘歲從侔撿哇拾鹽一顆以歸侔知立柱殺
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

入閣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
出自是罷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食于翰林中大會諸闈袖
金以贈暉曰又至揚言聖人適于苑中射兔上
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乃丁母憂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召
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絪搦管不請而
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九

汲古閣

憲宗固英主也然始卽位得杜邠公大啓胸臆
以致其道作事謀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
福樓符載爲之記初劉闢有心疾人自外至輒
如吞噬之狀同府崔佐時體甚肥碩闢據地而
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感爲亂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
疾廢播常疑遇毒鑊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

有疑病亦心疾也天心者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

唐國史補

卷之中

汲古閣

蕭字桴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區于小亭以翫之號爲蕭竺

韓愈好竒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羅浮王先生人或問爲政難易先生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道否先生曰直則同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

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
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
亦無差也

舊百官早朝必立馬于望仙建福門外宰相于
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

京輔故老言每營山陵封輒雨至少霖淫亦十
餘日矣

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將化爲虎羣衆呼以水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十一

汲古閣

沃之乃不得化或問茗谿子是何謂也荅曰陽
極而陰晦極而明爲雷爲電爲雪爲霜形之老
之死之八竅者卯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
雀爲蛤野雞爲蜃蝦蟇爲鶉蠶蛹爲蛾蚯蚓爲
百合腐草爲螢火鳥足之根爲蟻螬久竹生青
蜓田鼠爲鴛老獮爲猿陶蒸之變化也仁而爲
暴聖而爲狂雌雞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
耗亂之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

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道
德者窮焉

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茯苓千歲爲琥魄琥魄
千歲爲醫玉愈久則愈精也鸚鳥千歲爲鳩愈
老則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鳩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蟲水弩之
處必有鸚鴉及生可療之草

張氏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國朝已來祖孫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十二

汲古閣

三代爲相唯此一家弘靖旣拜薦韓臯自代韓
氏休生滉滉生臯二代爲相一爲左僕射終不
登廊廟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
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
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河東也其夫延賞
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

人之貴無如此者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衿自書
箠擢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衣
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從
容受極刑矣吾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
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三日大霧不開或聞鬼
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二襲賜
錡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十三

汲古閣

李錡錡之從父兄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
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長幼量其頸爲枷自拘
于觀察使朝廷聞而愍之薄貶而已

裴相垙嘗應宏詞崔樞考不中第及爲相擢樞
爲禮部侍郎笑而謂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
階又笑曰此言戲耳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吉甫對曰
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時人謂之善

對

獨孤郁權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詔有美名憲宗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韋相貫之爲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門曰竊聞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不軌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走出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十四

汲古閣

將圖不朽積縑帛萬匹請於韋相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苟爲此也

杜羔有至行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兒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來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廟日夜悲泣忽覩屋

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
言後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詢之羔
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歲餘指其丘壠因
得歸葬羔至工部尚書致仕

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
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
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
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十五

汲古閣

誅子得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
切時裴中書增當國李刑部鄜司刑事竟不行
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政
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鄆爲華州刺史奏江淮海味無堪道路擾人
并其類數十條上後欲用戮上不記名問裴晉
公不能荅久之方省乃拜戮嶺南節度使有殊
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皆爲嫁之

李遜爲衢州刺史以侯高試守縣令高策杖入府以議百姓亦近代所難也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球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球子往來上爲之啓齒

鄭陽武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以人事又云玄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俱恨未能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十六

汲古閣

王相注太玄經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蔣義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一卷故得物議所嗤

陳諫者市人強記忽遇染人歲籍所染綾帛尋丈尺寸爲簿合圍諫泛覽悉記之州縣籍帳凡所一閱終身不忘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有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見救逢笑曰適有人走馬呼醫

立可待否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

不記各姓

有雅望佶至

宅看其姑會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竟闈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闈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令秣馬飭僕姑曰前何倨而後何恭也及入門有得色揖佶曰且憇學院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

唐國史補

卷之中十七

汲古閣

乃昭贈官純千匹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牆已鏤守
啤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
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
明日擢守啤者爲大職

王鏐累任大鎮財貨山積有舊客誠鏐以積而
能散之義後數日客復見鏐鏐曰前所見教誠
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請問其目鏐曰諸男各

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

張圓者韓弘舊吏初弘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乃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次八角店白曰殺之盡收所賂而還

于頔任高洪苛刻剝下一道苦之小將陳儀白曰袖刃刺洪于府羣胥奔潰洪走案庫而伏中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十八

汲古閣

唯尚書左丞許孟容奏言當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賊張晏輩

裴晉公爲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刀死之公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三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

焉及卒太常議謚度支郎中張仲方駁曰吉甫
議信不著又興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謚其子
上訴乃貶仲方

李載者燕代豪傑常臂鷹攜妓以獵旁若無人
方伯爲之前席終不肯任載生栖筠爲御史大
夫磊落可觀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
國八年柔而多智公慙卿卿慙長近之矣吉甫
生德裕爲相十年正拜太尉清直無黨

唐國史補

卷之中
十九

汲古閣

李司空愬之討吳元濟也破新柵擒賊將李祐
將斬而後免之解衣輟食與祐臥起帳中半歲
推之肝膽然後授以精甲使爲先鋒雖祐妻子
在賊中愬不疑也夜冒風雪行一百六十里首
縛元濟而成大功乃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貶御
史中丞袁高三年貶御史中丞嚴郢四年貶御
史中丞楊頊皆四月晦談者爲異及元和擒劉

關李錡吳元濟行大刑者皆十一月朔豈偶然耳

鑿虛爲僧頗有風格而出入內道場賣弄權勢杖殺于京兆府城中言鑿虛善煮羊脾傳以爲法

盧昂主福建鹽鐵賦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牀承之御史中丞孟簡案鞫旬月乃得而進憲宗召市人估其價直或云至寶無價或唐國史補

卷之中
二十

汲古閣

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京城貴遊尙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算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爲恥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遽命斲去曰吾豈效兒女子耶

郝毗鎮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懼憲宗召欲授鉞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爲盩厔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

枷之約曰百日而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臂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鶻上御通化門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門外公主駐車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將命出幕荅拜而退

長慶初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伏其精健右常侍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二十一

汲古閣

李益笑曰是僕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田令旣爲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涇州與之舉哀而授魏博節度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足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報密爲遺表伏劍而終

韋山甫以石流黃濟人嗜欲故其術大行多有暴風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爲神仙之儔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

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無小異于人者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遊僧曰不足勞人請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也寺主從之僧每食畢輒持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椽其間未逾月閣柱悉正

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數十甕恐爲蛟龍所伏以致雷霆也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二十二

汲古閣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時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少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宋清賣藥于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揚州有王生者人呼爲王四舅匿跡貨殖厚自奉養人不可見揚州富商大賈質庫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竇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厚歛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麵醫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數歲未嘗生疾其後有奴告其謬妄所輸麵乃常麥非白麥也羣從諸宅一時暴熱皆發

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熱黃坊曲必有大署其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二十三

汲古閣

門以烙黃爲業者灞澹水中常有晝至暮去者謂之浸黃近代悉無而患腰脚者衆耳疑其茶爲之也

凡射知雉兔頭脚之法云先以加其頭次減其脚以見脚除頭以本頭除脚飛者在上走者在
下

古之屋室中爲牖東爲戶故今語曰二十三日
正南二十五日當戶

或說天下未有兵甲時常多刺客李汧公勉爲
開封尉鞠獄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勉縱而
逸之後數歲勉罷秩客遊河北偶見故囚故囚
喜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
妻曰償縑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
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
哀勉密告之勉衣藥馬而逸比夜半行百餘
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夜行勉因
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貞元中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忽爾不知
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
至于此今報矣請歸泣涕而訣出門如風俄頃
却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

唐國史補

卷之中
二十四

汲古閣

唐國史補卷之中

唐國史補卷之下

凡一百二節

宰相自張曲江之後稱房太尉李梁公爲重德
德宗朝則崔太傅尙用楊崖州尙文張鳳翔尙
學韓晉公尙斷乃一時之風采其後貞元末年
得高貞公鄭門下亦足坐鎮風俗憲宗朝則有
杜邠公之器量鄭少保之清儉鄭武陽之精粹
李安邑之智計裴中書之秉持李僕射之強貞
韋河南之堅正裴晉公之宏達亦各行其志也

唐國史補

卷之下

汲古閣

別本一時之風采下作其後天子少陸忠州每
言我自教得又自賈僕射爲識字董秦故常有
別受顧問者末年得
高貞公其下竝同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
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問疾有司就
私第設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
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火城宰相火
城將至則衆少皆撲滅以避之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

次押名曰花押黃勅既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黃
一作押黃

宰相相呼爲元老或曰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
尙書丞郎郎中相呼爲曹長外郎御史遺補相
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侍御史相
呼爲端公

兩省諱起居郎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也中書
門下官竝于西省上事以便禮儀五品已上宰

唐國史補

卷之下

汲古閣

相送之仍竝廊參

長慶初上以刑法爲重每有司斷大獄又令中
書舍人一員參酌而出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僕射上宰相皆送監察御史捧
案員外郎奉筆殿中侍御史押門自丞郎御史
中丞皆受拜而朝論以爲臣下比肩事主儀注
太重元和已後悉去舊儀唯乘馬入省門如故
上訖宰相百僚會食都堂

國初至天寶常重尚書故房梁公言李緯好髭鬚崔日知有望省樓張曲江論牛仙客皆其事也兵興之後官爵寢輕八座用之酬勲不暇故今議者以丞郎爲貴

元和末有敕申劄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嗣復歷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數家

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

唐國史補

卷之下

汲古閣

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賣之于是放選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裴僕射遵度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宅注官自宣平坊榜引仕子以及東市西街時人以爲盛事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

亦速畢也

李建爲吏部郎中常言于同列曰方今俊秀皆舉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旣罷又集乃尉兩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旣登第遂食祿旣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歷試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多之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四

汲古閣

吏部甲庫有朱泚僞黃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玩已而藏之柳闢知甲庫白執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賦其制尙矣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

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下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下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貞元已後方有使額也

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郎劉約直宿會河北繫囚配流嶺南夜發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乃出官

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五

汲古閣

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爲四軍紫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

烘堂不罰大夫中丞入三院罰直盡放其輕重
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黃卷三院上堂有
除改者不得終食惟刑部郎官得終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按回止州驛
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曆鑰驛甚急一州
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百縑
爲贈明日未明已啓驛門盡還案牘御史乘馬
而去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六

汲古閣

崔遠爲監察迎囚至神策軍爲吏所陷張蓋而
入諷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歡竇文場怒奏立敕
就臺鞭于直廳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軍也
竇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
舍非宜自此乃給公券

元和中元稹爲監察御史與中使爭驛廳爲其
所辱始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
得處上廳因爲定制

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於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

唐國史補

卷之下

汲古閣

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有太清宮使太微宮使度支使鹽鐵使轉運使知匭使宮苑使閒廐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監察使館驛使監倉使左右街使外任則有節度使觀察使諸軍使押蕃使防禦使經略使鎮遏使招討使權鹽使水陸運使營田使給納使監牧使長春宮使團練司使黜陟使撫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選補使會盟使冊立使弔祭使供軍使糧料使知糴使此

是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屬之使
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

開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公王右丞房
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公王右丞房

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

太尉顏魯公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

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

杜工部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戴容州二人連

唐國史補

卷之下

汲古閣

言者岐薛姚宋

亦曰蘇宋燕許大手

元王

秉權常楊制

蕭李

文章

又有羅鈴吉網

酷吏羅希

員推韋狀

能吏

員結韋元甫

又有四夔四凶

大曆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

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巧毛詩刁彝仲子陵韋

彤裴蒞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竝通經其餘

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

又曆算則董和

名嫌憲宗廟諱

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

寶

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謂讀書不如寫書

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獻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至今藏于家

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

唐國史補

卷之下

汲古閣

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年七歲讀書至牧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荅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董和究天地陰陽曆律之學著通乾論十五卷咸至荆南節度裴胄之問董生言曰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

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于容州天下榮之

楚僧靈律行高潔而能爲文吳僧皎然亦名畫盛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遺

唐國史補

卷之下

汲古閣

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坐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樂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持毛穎

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感金之狀

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記名皆文之妖也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一

汲古閣

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旣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墻謂之題名會大醮於曲江亭子謂

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牝毳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而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是大略也其風俗繫于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士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張闢陽元魯山有焉劉闢元脩有焉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爲士子所輕詆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二

汲古閣

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中則有劉長卿袁成用分爲朋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至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猶以廣文生登第自後乃羣奔于京兆矣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

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

雲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

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由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宋濟老于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竒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三

汲古閣

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使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崔元翰爲楊崖州所知欲拜補闕懇曰願得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亦不曉呈試故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曰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侍郎

曰若試白雲起封中賦教請退侍郎爲其所中
愕然換其題是歲二崔俱捷

熊執易通于易理會建中四年試易知險阻論
執易端坐剖枿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之目者以綠李爲
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桃爲五或
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取其實
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後侯朱虛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四

汲古閣

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其升降義趣直方多則
而効之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
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宋沆爲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
沆乃考鍾律而得之

李沂公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桶爲之多至數
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

自寶于家

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琴爲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張相弘靖少時夜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商則商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汎聲祝聲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五

汲古閣

韓會與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而善歌妙絕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鑑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維舟吹之寥亮逸發上徹雲表俄有客獨立于舸呼船請載旣至請笛而吹甚爲精壯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其笛應聲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也

李侔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發調羣動

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又俄頃舟人賈客
皆有怨歎悲泣之聲

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荅曰吾之于五絃也始
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
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
也

李袞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
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六

汲古閣

以爲盛會給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袞弊衣以出
合坐嗤笑頃命酒昭曰欲請表弟歌坐中又笑
及嘯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李八郎也遂
羅拜階下

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于簾下曰
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
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獨一卒舞

于其中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言雖詼諧一時亦有謂也頓又令女妓爲六佾舞聲態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相承不改耳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人語訛爲蝦蟆陵今荆襄人呼提爲堤晉絳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七

汲古閣

人呼梭爲莖

七戈反

關中人呼稻爲討呼釜爲付

皆訛謬所習亦曰坊中語也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衆劔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

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

蓋茱萸繁福州有方山之露

一作生

牙夔州有香

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澧湖之舍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

圮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

訶梨勒

一本作富平之石梁春劔南之燒香春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八

汲古閣

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揚之六合牋韶之竹牋蒲之白薄重抄臨川之滑薄又宋毫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

凡貨賄之物侈于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爲衣麻布爲囊羶帽爲蓋草皮爲帶內丘白甕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初詠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顛語自賀蘭廣

鄭涉近代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
著機警有李舟張或歌後有姚峴叔孫羽詛語
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長安風俗自貞元侈于遊宴其後或侈于書法
圖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
有所蔽也

古之飲酒有盃盤狼籍揚觶絕纓之說甚則甚
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

唐國史補

卷之下
十九

汲古閣

弘慶始初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
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
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
寫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
人其弊如此又有擊毬畋獵之樂皆溺人者也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
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
雙陸天后夢雙陸而不勝召狄梁公說之梁公

對曰宮中無子之象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

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

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有廢慶弔忘寢

休輟飲食者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之撩一作掩

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

一作子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

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

唐國史補卷之下汲古閣

近有韋延祐一本作韋扈楊芄首出如彈棊之戲甚

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超首

出焉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一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

不行于時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之擣蒲其法三分其

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

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

擲之全黑者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擲爲三臬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

卽汴河也

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

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二十一

汲古閣

三峽河之三門南越之惡谿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自有本處人爲篙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爲尤險時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者則寨兩潮發擢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爲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一本作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

有身信五月有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之水居頗多與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商聲樂從婢僕以據棹樓之下其間大隱亦可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二十二

汲古閣

知矣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有蕃長爲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脚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舶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舶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

舟人言鼠亦有靈舟中羣鼠散走旬日必有覆

溺之患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說氣也

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蜺名曰颶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見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雷公秋冬則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狀類屍又云與黃魚同食

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二十二

汲古閣

者人皆震死亦有収得雷斧雷墨者以爲禁藥

一作以
爲藥石

龍門人皆言善游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于河濱終爲水溺死也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峽官舟千艘不損一隻舊語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舊言春水時至魚登龍門有化龍者今汾晉山

穴間龍蛻骨角甚多人採以爲藥有五色者
劔南元無蠍嘗有人任主簿將蠍之任而有之
今呼爲主簿蟲也

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
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樹實類枇
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

劔南人之采猓獠者獲一猓獠則數十猓獠可
盡得矣何哉其猓獠性仁不忍傷類見被獲者
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二十四
汲古閣
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噫此乃獸之狀人
之心也樂羊食其子史牟殺其甥則人之狀獸
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與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
猩猩始見必大罵曰誘我也乃絕走遠去久而
復來稍稍相勸俄頃俱醉其足皆絆於屐因遂
獲之或有其圖而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
不忝面智不周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何如箕

山高臥養真

羅浮甘子開元中方有山僧種于南樓寺其後常資進貢幸蜀奉天之歲皆不結實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鍊者或至六七十鍊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者

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曰傷荷藕或云葉甘爲蟲所傷又云欲長其根則故傷其葉近多重臺

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二十五

汲古閣

荷花花上復生一花藕乃實中亦異也有生花異而其藕不變者

宣州以兔毛爲褐亞于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故時人以爲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爲江東節制乃幕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婦以婦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

稱江左矣

凡造物由水土故江東宜紗綾 紙者鏡水之
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後文綵煥
發鄭人以滎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
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水地卑水柔
宜用盥澣開元中日以駱駝數十馱入內以給
六宮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

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二十六

汲古閣

祠廟焉爲人禍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
往往有桂葉流出好事者因目爲流桂泉後人
乃立棟宇爲漢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爲伍
員廟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謂之五髯鬚神如此
皆言有靈者多矣

江南有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
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乃往初見一室署云
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画一神刺史問何也荅曰

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曰何曰陸鴻漸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二十七

汲古閣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洲遇海島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攜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雨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霽見遠岫城邑問之乃萊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李洎爲判官一無所受深爲同輩所嫉

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爲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澧湖者

吐蕃自貞元末失維州常惜其險百計復之乃選婦人有心者約曰去爲維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爲內應及元和中婦人已育數子蕃寇大至發火應之維州復陷西蕃呼贊普之妻爲朱蒙

唐國史補

卷之下
二十八

汲古閣

